

# 现代编辑的教育理念与方略

## ——创新型编辑人才培养的“目标模式”

肖 芒

**摘 要：**随着传媒业的立体发展，编辑出版人才的需求量猛增。而目前对该专业人才的培养，大多数高校仍停留在原来培养传统编辑人才的教育模式上，有的学校虽然略有改进，但仅限于多开了几门与网络相关的课程，并没有真正从社会的发展和需求来做科学的人才培养规划。编辑不仅仅是文字修补者，更是文化传承和传播的把关者，编辑的素质和能力直接关系到传媒产品的质量。用“目标模式”的理念来培养创新型编辑人才，可以兼顾到培养方和需求方，既是社会改变的需要，也是教育改革的需要。

**关键词：**现代编辑；培养规划；目标模式；社会需求；社会评价

**作者简介：**肖芒，女，编审，民族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社科部，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2) 01-0110-05

创新型编辑人才必须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图文编辑，必须具备传统编辑的专业水平和素养，又要有广博的多学科背景，同时还要有创新精神、创造意识和动手能力。遗憾的是，目前我国高校的编辑专业课程设置中却偏重于专业理论课和纸上谈兵的“实务课”，毕业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上都很难令用人单位满意，具体体现在敬业精神差，进取性差，知识面狭窄、独立工作能力弱和社会评价效果差等方面。

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必须深入分析调查，进一步了解当代社会所需求的编辑人员的数量，了解与编辑出版有关的单位对人才结构的需求方向，要从源头抓起，在过程中强化，在把关上严格。要培养出学以致用、受社会欢迎和欣赏的编辑人才，必须将“目标模式”和“开放教育”相结合；将“编辑部引入课堂”、“排版车间和印刷车间引入实验室”的“双引进”校内实训课程与“到新闻生产单位”、“到报刊图书销售单位”的“双到”校外实践课程相结合，才能使学生在大学的四年学习中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走出学校门就能独立承担和适应工作，并迅速成为行内的中坚力量。

### 一、明确目标，创新理论，用“目标模式”指导课程规划

编辑出版专业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大学生，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可却是一个没有最佳答案的问题。各学院围绕是培养“编辑家”还是培养“编辑匠”这个长期议而未决的话题，在编辑出版课程设计上已经出现了“分水岭”。编辑出版系的不少学生都感叹进入编辑出版系后读书没有了方向感。这不仅是学生的困惑，也是老师的困惑。说起方向感，还要先借用孔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来分析其原因。

所谓“名”就是“定义”。定义有功能性的也有本体性的。功能性定义是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用关系来下的，但只有这种定义不过是一种关系的描述，而未达根本。依孔子的学说来看，只有事物的最根本的规定性才是“名”。所以，要给编辑出版正名，就要讨论编辑出版系培养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sup>[1]</sup>。编辑到底是技术性的操作匠，还是负责加料加油的“文字厨师”？是有自己的学科专业再兼编辑业务的一专多能者，还是只会咬文嚼字、负责文从字顺的编辑工人？

这就需要在教育定位之前清楚地认识到大学与企业的异同,既要掌握学校教育系统工程的规律,又要掌握现代新闻出版单位的性质和特点。近年来,许多新闻出版单位经过转轨和体制改革,由原来“旱涝保收”的事业单位转为“自负盈亏”的企业后,对人员的需求有了较大的调整,经济指标往往被分配和包干到个人头上,那种曾一度受好评的“踏实肯干”、“埋头工作”的“案头型”编辑由于“财源”有限,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甚至只有另找饭碗,而有创意、社会活动能力强的“外联型”编辑,却如鱼得水。可见,新的社会和新的体制下,需要的是一种能够靠智力、知识、行动和创新能力的编辑,一种能赢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效人才。也就是说,我们要培养的人是一种介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特殊人才,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在精神生产与精神消费中发挥着协调双方关系、沟通双方需要的作用。我们培养的人才既不像科学家、艺术家那样专门从事精神生产,也不像一般读者那样只按自己的需要进行精神消费,正因为此,决定了编辑劳动性、创造性和服务性的三种重要职能。所以,我们要从编辑培养的理念上创新,要改变传统观念中“编辑无学”、“编辑无位”的思想,认清我们培养的是最谙熟编辑业务,最擅长通过编辑与社会协作的专业型新型人才;培养有人文精神、有社会认同感、有文化素养,文字加工、技术整理、电脑运用等编辑基本功扎实的合格大学毕业生。

有了培养方向和专业认识,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培养目标呢?课程“目标模式”与“开放式教育”无疑是目前最佳的选择。“课程是教育的核心,借助课程,知识得以传授,价值得以阐释。课程涉及到学习过程与结果,涉及到知识、科目、教材、教育活动与教育经验等等”<sup>[2](143)</sup>。“目标模式”重视课程设置,认为课程与教育目标相关联;课程是教育内容的总和;课程是为实现教育目标而选择的,是为实现目标服务的;目标是预先计划和确定好的。这种早在半个世纪前就由巴比特提出,经泰勒、塔巴发扬,再到布鲁姆、克拉特沃、哈尔罗等教育家应用的“目标模式”,至今不衰<sup>[3](144)</sup>,说明了它的科学性和适用性,世界许多先进国家都选用这种模式来设计课程。在课程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目标模式”支配了整个课程领域,现代形式的课程评价、能力本位教育、教育目标分类、教育评价等都是目标模式流行的表现。

编辑出版专业之所以要选择“目标模式”,是因为该模式是应用科学管理的原则而建立的课程设计模式,它用工作分析法拟定具体明确的学习目标。认为只有设计科学的目标体系,选择恰当的教学内容,进行科学的组织和科学的教学评价,教学才能获得较大的效益。而编辑出版专业的教学目标及产学研一体化的教学设计理论刚好吻合。

“目标模式”将学校看作加工厂,把学生看作被加工的物件,课程、教材、教法都是用来进行加工的工具和方式;而教师则是操作工,整个教育就是教育产品的生产过程,学校按照社会需要将学生培养教育为一件件合格的产品,这样的教育方式目标性极强,正适合我们的培养方向,也适合用人单位的目标。

“目标模式”有两面兼顾性,一方面深入分析用人单位需要的知识、技能、态度和选择习惯等等,另一方面把学生的发展、思想、行动、学习、态度和情感分为许多明确的小部分,以便加工和生产。教育过程的工艺流程明确、具体,像大工业生产一样正规化、现代化、标准化。“目标模式”的另一优点是可以通过结果分析来决定课程,用课程来控制教育的最终产品——学生质与量的标准。

过去我们都是通过“考试”的“分数”来评价和证明学生所掌握的知识,来检验老师的教学效果,但实际上大家都清楚,学生为考试而临时掌握的知识多属于“浅表性”和“一过性”的应急内容,因为这些知识绝大多数没有经过学生的消化和真正理解,没有转变为学生自己的东西,与学生的生活实践没有关联,所以,这些知识很快就被遗忘。但凡有过实习或实验过程的知识,学生的理解和记忆度便会大大提高。

我们选用“目标模式”就是在教育过程中时刻伴随着学生的活动过程,也包括了活动内容。学生的活动过程不再是听老师指挥后的被动活动,而是以交流和互动为主的主动活动,除了强调师生的互动和交流,还要注重学生间的互动与交流,更关键的是让学生自觉自愿地进入与经验交流的场景中。如在讲授“编辑实务”课时,老师在讲解“如何进入编辑程序”时,最好把自己的编辑实践经验传授给学生,然后让学生开始进行编辑活动,完成编辑后让学生们互相交流各自编辑的思想,这样,形成一个较为自然的“教学—实践互动圈”,通过每一次循环圈的互动,学生的知识和实践能力则能强化和提高一个层次。尤其是我们面对的是进入网络时代的学生,参与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喜欢动手或擅长动手是他们的强项,他们有彰显自我思想和能力的时代风格。

在教学实践中,凡是参与性或互动性的课程内容,教育效果都会比老师照本宣科的单纯讲授要好得多,而我们的目标教育模式,正是将传统的单纯讲授与互动、实验、体验相结合和交织,将学生个体的经验和想法与周围环境诸如教师、教材、同学、课堂氛围、辅助工具结合起来,让学生在主动学习过程中将灌输给他们的知识在自己大脑中进行重新分类、归纳、整理、构建,把所有理论和枯燥的知识,通过学生的主动参与体验过程,变得鲜活和生动起来,为学生营造一个丰富的学习世界和知识宫殿,学生在老师的引领下自由想象、创造、学习、理解、交流、活动,甚至游戏。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接纳知识的过程中,会树立起浓厚的学习兴趣,把学到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这些外在的内容变成自己的“所思、所感、所想、所做”。只有学生创造性的理解课程内容,才能深刻领会课程的内在价值,学生也才会有探索未知的愿望和创新的思维。

但要注意的是,选用“目标模式”的前提是将前人的经验进行创新和发展,不是生搬硬套,因为目标模式中有一些固有的框架,对学生的发散思维不利,不容易使学生产生创新意识,而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将来要做的是精神产品的创新性生产。所以,在规范科学管理的目标模式下要让学生先明确学习目标,了解学习过程,明白学习相关知识之后,能“知道”些什么?能“感觉”些什么?能“发现”些什么?能“做”些什么?这许多个“什么”对自己、对社会、对人类有何作用?因此,用新人文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视觉来创新和设计编辑出版专业的课程,在“目标模式”的基础上加入“开放教育”的理念和做法,才是适应现代教育综合化和社会需求多元化环境的最佳选择。

## 二、导入“开放教育”观,转变教育重心低的局面, 增加人文知识的宽度和深度

编辑队伍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培养的不仅仅是操作工,而是既有编辑专业知识和技能,又有广博的多学科知识的编辑家。也就是说我们培养的人既能当组稿编辑,又能做图文编辑;既能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和研究,从中寻找素材和创意元素,又能做好查对引文、资料,添加注释、配置资料等实实在在的案头工作。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各类媒体及出版单位对于本媒体的内容和板块越来越细化,对编辑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既需要他们有编辑基本功,又要求他们有过硬的学科知识,如果我们培养的学生的教育重心定得太低,只考虑编辑能力而没有考虑到大文化素养的宽度和深度,那么,他们一旦进入工作岗位后,很快会显得后劲不足,很难适应工作。

因此,我们在规划“目标模式”时,需要加入“开放教育”的现代教育思想,在专业课的设置和构建上要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对接,尽可能开设“一朝学尽,受用终身”的课程内容,无论是专业还是文化素养教育,都要以长期“受用”为目的。另外,还要注意个体能力的培养,不能将学生教成“死读书,读死书”的人,要注意培养他们的实际运用能力、生存能力、交往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和创新能力。

传统的教育是“低重心，高分数”模式，在教育思想中，老师仅仅处于学生学习行为督促者和辅导员的身份。有的老师至今仍认为“师道尊严”必须坚持，应该老师说了算，学生对老师要百依百顺，老师永远是权威者和正确者。这种认识和作法对于生活在信息和网络社会中的学生已经过时了，他们对“古板型严师”只会产生反感或抗拒心理，很多课堂是老师讲老师的，学生想自己的事，做自己的事，这种情况在目前的大学教育中越来越明显。师生如果不能相融相交，老师就不能起到“授业”和“解惑”的作用。

美国人本主义教育家、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老师的权威地位必须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毫无威胁的、真诚可依赖的存在方式。教师把自己的真诚、温情、主动关心给予学生，把自己学习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对学生敞开，把自己的热情充分地融入学生的情感中去，与学生进行彼此毫无分歧和亲密无间的交流，把传统教学中学生被考试、被教育、被指挥、被奴役的地位给彻底翻过来，学生在人文关怀下和人文主义的宽松环境中会得到更多更深更广的知识，一步步地走向更大的文化境界中。如果今天的学生缺乏最基本的文化修养功夫，仅凭自己的一技之专长进入“业内”，可能不久就有脚下踏空之危机感，会在进入“国际化”的通道中和“国际人”的幌子下，成为无所归依的“文化游魂”和无根基的“文化浮萍”。

我们在编辑出版教育目标模式的确立中，要不断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育，要扩大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空间。如今的大学生在很多新知识和新信息的接收上比老师快得多，他们通过网络早已了解到世界各地的大学现状和本专业的教学情况，在学习和从业观上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他们认为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向先进国家和世界名牌大学借鉴。在大学教育中应以引导性教育为主，给大学生指出学习的路径，包括方法、相关书籍、理论，由他们自学，这样才能学到更多更深更扎实的知识。

### 三、将编辑部引入教室，让排版印刷车间引入实验室

编辑出版专业是以实用性教育为主的专业，所以，在做好“人文素养教育”和“专业理论教育”的基础上，还要将技术和实践教育做到位，要利用现代科技和现有的条件，让学生在大学期间潜移默化的实践课中得到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和完善。

如浙江传媒学院编辑出版系已具备了两大教育资源优势，一是浙江省财政提供的现代化编辑出版实验室，二是主讲教师都来自新闻出版编辑一线，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编辑出版实验室配备了所有的现代编辑出版前端运用设备，学生可以在实验室中感受到编辑部和激光照排室的氛围，使用相关的技术设备，同时，这些设备也可以让学生在实验课上完成书报、杂志的排版和平面设计工作，可以为网站设计网页或做一些网络文章的编写工作，可以为一些企业做一些广告创意设计，还可以为一些公益事业做相关的宣传文案工作。

这些有实践经验和社会资源的教师，无论是选题策划还是编辑出版业务都非常熟悉，他们对于学生的实践指导完全是经验之谈，内容具体、生动、实用。这些既是老师又曾是资深编辑记者的教学骨干，社会资源丰富，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从出版社和杂志社联系到一些有经济效益的编辑业务工作来让学生边学边做，使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和实践任务时，兼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当然，这种“把编辑部引入教室”和“车间引入实验室”的学产一体化教育，必须有专业过硬的教师把关，或者请编辑出版岗位上的能人亲自指导，才不至于让文化产品出现次品或废品。

这种做法不是所有编辑出版专业都能适用，要根据自己的软件和硬件来实施。在两个“引入”的前提下，可以在教育实践中加强学生的业务适应性培训和应急性培训，强化技能培训和岗位培训，甚至可以通过“模拟编辑部”、“模拟出版社”和“模拟印刷车间”来把编辑出版业的一条龙工作流程，即策划、组稿、编辑、照排设计、校对、印刷、装订、包装等各程序分解后让学生分段分岗实

践，使他们在“身临其境”、“角色体验”中把理论与实际操作能力完美结合。

这种产学研一体、产学研互动、产学研互促的开放性教育，对于克服高分低能、克服与社会脱离将有较好的教学效果，“对于培养国际通用型、一专多能型和正义型人才将起到积极的效果”<sup>[3]</sup>。

编辑出版人才不仅仅是传播文化的媒介者，而且是能承担起创造新文化的使命者，要能通过自己的能力和知识来吸纳人类文明中的有用信息和知识，能从事创造性劳动，将知识信息有机组合并运用，用自己创造性的劳动成果和产品为人类服务、为国家服务，这就是我们“目标模式”与“开放教育”的目标和方向。

#### 参考文献：

- [1]钱理群,高远东.中国大学生的问题与改革[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15.
- [2]金生鈇.理解与教育——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
- [3]胡瑞文,蒋鸣和.一流城市、一流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110.